

凡人乐活

# 石罢石罢 风景如画

□ 张清贤

第一次来这里，我就实实在在地醉了。  
“这里真的可美，让闺女带着你出来养养眼吧！”老公是一个垂钓爱好者。微信里，他给我发了他钓鱼的位置，并配了图片，看上去确实不错。于是，吃了午饭，闺女开车，我俩直奔伊河边。

车子在一个叫碧桂园的楼盘旁停下。下了车，抬头就看见了万安山。天高云淡，如同刚刚擦拭洁净的玻璃上，不经意被谁丢了几团白色的丝线团和棉花团，那么随意，又那么惬意。

蓝天下，山的轮廓格外清晰。不远处就是伊河大堤，这是一条看不见头的健康步道，红色的路面像一条红飘带，飘向远方，走在上面，心里别提多欢畅。

下了河堤，是一个超大的游园。步道弯弯曲曲，把游园分割成无数个不同形状的小园。路两边，杨树、银杏树、枫树、女贞树，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。

正值金秋，风吹叶落，飘飘悠悠，像彩色的蝴蝶在空中飞

舞，落在步道上，踩上去发出清脆的沙沙声，就像伴奏的音乐。

阳光柔和，把河水照得发亮。严格地说，这里更像一个湖，四周地势很高，把水围得严严实实，似乎找不到流水的出口。河面很平，几只野鸭子肆无忌惮地玩耍，一会儿把头扎到水里，一会儿又仰头嘎嘎唱歌。

放眼对面，树木森森，绿色和黄色是主色调。树木倒映在河里，高低错落，影影绰绰，随着水波荡漾，仿佛海市蜃楼，美不胜收。

“至若春和景明，波澜不惊，上下天光，一碧万顷；沙鸥翔集，锦鳞游泳，岸芷汀兰，郁郁青青……”此情此景，真让我突然想起这美妙的句子，真的是“其喜洋洋者矣！”

这里是垂钓者的乐园。河堤的坡度不大，垂钓者把鱼食、鱼库、钓竿、钓架等渔具一字排开，放在身边，坐在凳子上观察鱼漂的情况。还有人摆了躺椅，等鱼的时候，躺上面闭目小憩。

一公里左右的河岸，长长短短的鱼竿竟有五六十

根。哈哈，上鱼啦！被高高用起的鱼竿上，一尾鱼似要飞起来，鱼身在阳光下闪着银光。

趁着闺女学习钓鱼的间隙，我独自一人在游园里闲逛。于我来说，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崭新的，每一棵植物都充满了灵性。风吹树叶，沙沙作响，那是它们在谈心呢，我想。

走累了，我便与在劳作中小憩的工作人员攀谈起来。这位大嫂侃侃而谈：这里是洛龙区的东石罢村，从前这里的河滩荒凉，杂草丛生，这几年建成了游园，河岸绿化了，环境好了，各种飞禽都来觅食嬉戏，村民们该上班时上班，早晚健身休闲，这日子，美着哩！

“妈，你也退休了，以后就跟着我爸来这里钓鱼吧。你看这里的风景多好！”听了闺女的话，我使劲点了点头。

归途中，我突然构思出一首《调笑令》来：伊滨万安山下，碧桂园里安家。蓝天水清，绿村肥鱼野鸭。石罢石罢，这里风景如画！

灯下走笔

## 王老伯的收音机

□ 宁妍妍

午后，王老伯躺在自家门前的躺椅上，微闭双眼，身边小凳子上的收音机里放着戏曲。听到开心处，王老伯也跟着亮起了嗓子。

“今儿这老头儿是咋了？十来年了，从没见过他这么高兴过。”“不是是啥。自从他老伴害病走后，都没见他笑过。”“我知道。这个收音机是他老婆子在世时，他经常听的。他老婆子不在这十几年再也没见他听过。”村里人见状，议论纷纷。

王老伯今年六十五岁，有两儿一女，老伴有病走得早，不过，仨孩子算是孝顺。自从妈走后，仨孩子的心都放在了老爹一人身上。光王老伯的衣裳，俩衣柜都装不下。孩子们知道他爱吃肉，就三天两头给他割肉。家里的摆设就不用说了，大液晶电视、空调、洗衣机……要多滋润有多滋润。王老伯有不爱收拾的毛病，每回孩子们回去看他，都会把家里的角角落落打扫的干干净净。这，村里人都看在眼里，无不夸赞王老伯有福气。

孩子们是不错，王老伯应该感到很幸福。其实，不然。王老伯整天愁眉苦脸，心里不痛快啊！生孩子们的气！气啥？气孩子们不懂他！不知道他一个人在家里的孤寂。两年前竟还……让他生了一场大病。

王老伯一个人在老家苦闷，孩子们不是没想到，还曾把老爹接到城里和他们一起住。但住了没多久，老爹就回去了！说，人老了，很多习惯和年轻人不一样，饭也吃不到一块儿。还说，城里没一个说话的人，孩子们上班的上班，孙辈们上学的上学，就剩他一个老憨子在家。到了晚上，儿媳媳妇训孩子写作业的声音，他不想听。还有那鸽子笼，快把他憋死了……

到了老家，院子大，屋子大，吸屁、放屁、打嗝都不用遮羞。耳朵背，看电视想开多大声儿就开多大声儿……这些舒坦是城里孩子家给不了的。就是一想到两年前那件事，王老伯还是生气。着实生孩子们的气。

两年前，经村里一人介绍，王老伯认识了邻村一姓刘的婶子。比王老伯小几岁，老头儿不在好多年了。经人撮合，两人竟情投意合。可才交往了没多久，就硬生生的被王老伯的仨孩子拆散了。说：“爸，不缺你吃，不缺你穿。寻老婆儿干啥？六七十了，消停点儿吧！赶紧和她断了！不然俺们上她家喊她！”仨孩子口气坚决，任王老伯再说也没有用。姓刘的婶子脸皮薄，听说后，再也没和王老伯来往。为此，王老伯生了场大病，还害了病。此后，再没一个笑脸。

没想到，前段时间，仨孩子不知哪位高人开导，回老家看他时竟同意他再找老伴了，还拿着礼物去刘婶家走了一趟，赔了不是。还对王老伯说，给您再多的钱，买再多的营养品，再好的衣裳，也比不了老伴带来的贴心。

孩子们懂事了，王老伯咋会不高兴？！于是，拿出了十几年没听的收音机，跷着二郎腿，哼起了曲儿……

若有所思

## 书里与书外

□ 怡然含笑

许多年前，我只知“读万卷书”，不知“行万里路”。确切地说，不是不知，是“行万里路”的条件还不具备。

但是，“古之人不余欺也”。“万卷书”与“万里路”，是互相比照的。“万卷书”是静态，是虚化，是靠想象建构的真实；“万里路”是动态，是真实，是靠想象建构的虚化。它们之间的搭建者是文字，沟通者是人。

“万卷书”与“万里路”，一旦碰面就犹如剧本走下戏台，迈入烟火燎灼的生活。

去洛宁县的上戈镇。吃饱了苹果，坐在苹果树下歇息，抬头望见一脉远山横亘，指着问是什么山，果农笑答崆峒山啊。我一激灵，书本上的崆峒山瞬间被激活。

原来给学生讲了多少年的秦晋“崆之战”，就发生在这里啊。从此，书本里的崆峒山奔跑出来，它不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虚空，它的每一棵草木都仿若兵马俑，隔着几千年的岁月，喊杀声直抵耳鼓。

少时，背诵《愚公移山》，背得昏天黑地。背会后，组员给组长背，组长给班长背，班长给老师背。串蚂蚁似的串成一串儿，谁也别想逃脱。

是谁说的“世上没有白吃的饭，白念的书，白吃的苦……”的确如此，时光是不会说谎的，至今我仍能一字不落落地背下来。

但一直以《愚公移山》里“方七百里，高万仞”的大太行与王屋两座山，和愚公一样，只存在于神话传说之中。我像井底之蛙似的，只盯着书里的一片天空。后来，出了井底，在大太行山穿行，在王屋山瞭望，方感叹道：原来它们都在呀，还离我这么近呀。

……  
当书里与书外，当灵魂与肉体，当庙堂与江湖合二为一的时候；当虚空与真实，当平面与立体，当寂静与喧嚣发生化学反应时，我们会顿悟一些我们之前不曾体验过的东西。

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，这两方面都做到极致者，不胜枚举；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等是也，更不要提苏东坡、唐玄奘了……

时令走笔

## 斟一杯初秋的诗意

□ 苗君甫

“未觉池塘春草梦，阶前梧叶已秋声。”仿佛还没在夏的绚烂中回过神来，秋就在不经意间悄然来到我们身边。斟一杯初秋的诗意，赏秋、品秋、知秋，可盐可甜，美妙就在不知不觉间拂过脸颊，溢满心头。

赏秋的诗意，在于流淌的五彩斑斓。湛蓝的天空张开广阔的怀抱，任由白云撒欢。得到默许的云朵快乐地变幻成各种形状，时而诗意缱绻，时而洒脱自由，玩得不亦乐乎。天空宠溺地看着调皮的云，轻柔地摸着它们的脸，提醒它们：“快，快，快！往下看！”白云顺着天空看的方向——金黄色的玉米棒、深红色的高粱穗、红彤彤的辣椒串、古铜色的农人的脸庞……原来这颜色是如此的缤纷多彩，这流淌的五彩斑斓，把初秋装扮得诗意丛生，

缓缓映入眼帘！

品秋的诗意，在于灵动的美美与共。草木由青绿转为橙黄，再由橙黄转为金黄，如果仔细观察，还能看到叶片纹路间的秘密——没有任何叶子想要成为别人，它们都有各自独有的特点！但它们又各美其美、美美与共！有的像盛装出席的女子，舞姿翩跹、明眸善睐；有的像挥毫泼墨的高手，随意涂抹、自成体系；还有的像轻柔美丽的蝴蝶，悠然自得、飘逸舞动……原来这美景是如此的明艳动人，这灵动的美美与共，把初秋渲染得诗意丛生，幽幽拂过心头！

知秋的诗意，在于豁达的人生况味。经过了蓬勃的春，走过了绚烂的夏，我们终会走在人生的秋。没有任何植物能永远青翠，没有任何人能韶华永驻，但就像秋拥有

它独有的斑斓多姿一样，在岁月中摸爬滚打的我们，在生活中勇往直前的我们，在日子中热烈爱着的我们，已经不再惧怕风刀霜剑，已经越来越从容不迫！城市的喧嚣、世俗的烦闷、日子的琐碎、名利的追逐，已经悄无声息地看淡。秋日成熟的谷穗像智者一样谦卑，人生路上的我们也像智者一样豁达。这豁达的人生况味，把初秋渲染得诗意丛生，悄悄潜入心间！

陆游说：“四时俱可喜，最好新秋时。”初秋就是这样一个最美妙的时节，斟一杯初秋的诗意，登高赏景、低头护心；忙时从容，闲时雅致；可品味“经霜乃红”的真谛，可领悟“平淡是真”的况味，更可践行“只有经过播种的人生，才能收获圆满的秋！”

人文故事

## 牛静庵授业石西崖

□ 杨群灿

伊阙西偏之峭壁上。于是大家就叫他石西崖。

自此以后，每值先生外出，石西崖就与同学饮酒赋诗，谈笑相对，但未能见其形。一日，饮至极欢，一同学说：“天天与您亲近，却没见过您，况且您吃我们的酒食不少了，却无回敬一回，不该这样吧！”石西崖回道：“某日，咱们同游伊阙，到时一定请诸位小酌，并与诸位相见。”到了约定之日，同学们一同出游，石西崖却无故爽约了。众人从东山路由北而南游览，走至西山路上，见一道人，峨冠束带，笑立于石岩下，大家也不以为意。众人归来行至山足，看到路中有一巨蟹，就带了回来，烹以侑酒。过了数日，又聚饮，同学说：“石兄，那天你说的话难道是戏言吗？”答曰：“你们吃的那只蟹从何而来？”又问：“那，为何没能见到您呢？”答曰：“西山下而笑者谁？”众人恍然大悟。

就这样过了几年，有一天，石西崖忽然在先生壁座上写了几个字：“墨汁未干，即到河川。”先生看了心中很不是滋味：“您从此不再来了吗？”石西崖说：“先生勿悲，相见有期。待十五年，待先生于河阳道上。”从此杳然。

牛静庵59岁那年参加雍正癸丑(1733年)科会试，进士及第，遂被任命为山西汾州府石楼县县令。石楼是个地处吕梁山的山邑小县，民风劲悍，这里的官不好做，之前多任县令不是被革职就是调离。牛静庵到任后，修圣

庙，办教育，开诚化导，政简刑清，石楼民情风俗大变。因政绩卓著，绅民立生祠祀之。牛静庵在任6年，以母老奏请归养，邑人为之罢市，挽留者护满街衢，焚香拜者数十里不绝。

回乡路经河阳(今河南孟州)时，淫雨连月，平地积水尺余，一望无涯，旅邸无烟。明月在天，水中星斗倒悬，乘肩舆夜行数十里，役夫步履滑达，心怖骨忧。这位65岁的老人抚掌伤怀，正悲感间，轿帘前似有人问候：“先生尚健？”役夫们也听到了，但却看不到人。牛静庵知道是石西崖，频呼不应，但觉稳如舟，安行无恙。屈指算来，石西崖十五年前说的话，现在应验了，牛静庵悲不自胜。

归乡后，牛静庵囊无积金，家无余粮，合家以粗粝自安，每逢青黄不接，就让家人就地揪穗，春簸而食之，或以糟糠菜根充腹，然而奉侍老母，经常以甘旨(好吃的东西)进献，老母年96而终，牛静庵孝闻遍于乡里。牛静庵病逝时，帐后有哭声甚痛，几个学生在旁边听到了，说：“此石西崖之声也。”乃大呼：“石兄！石兄！”却寂然无声了。

石西崖所作的四书文、古近体诗歌与字迹，读之皆有仙味。嵩县石铜镇节奉碑有其题字：从容就义孝心可感天地晓，慷慨立身节志不逐水波流——龙门居士石西崖题。

思绪悠悠

## 跑起来吧

□ 梁凌

湖南面香气四溢，那熟悉的花香，洛阳人闭着眼都知道——牡丹。清晨的牡丹花是一天中最美的时刻，“一枝红艳露凝香”，露水点化出了香气和色彩，也让花瓣精神抖擞。

我跑步特别慢，等跑到湖东的亚丁酒店，天渐渐亮了，湖水也明亮起来，深青变成了翠绿。

酒店的玻璃幕墙映出我跑步的样子，双脚离地很近，步子很碎，手臂的摆动很慢。跑道上的渐渐多了，年轻人超过了我，老年人也超过了我，走走路快的也到了我前面。搞不清我是在跑还是走。但我依然不慌不忙，气定神闲。我管这种步伐叫“凌波微步”。我关注的，是我的气息，它一定要均匀而深长。

我有自己的节奏，不跟任何人比。年轻人我不比，他们有强劲的心脏和肌肉；老年人我也不比，他们坚持锻炼了几十年。我只跟自己的昨日比。

几个月前，我感觉右小腿酸痛，到一家小医院。本来我要看二楼骨科，走到一楼，一位大夫向我招手，你看什么，骨科？来来来，叫我先给你看看。我疑惑地走过去。他号号我右手脉，又号号左手脉，说肝肾阴虚，气血不和。然后开了大几百的药——中草药，止痛的，营养神经的，补钙的……我说这么多药，东方不亮西方亮哦。他说中西医结合好得快。

回家吃到想吐。有个朋友质疑道：“你经过他门口，他冲你招手，来来吧吧……哎哟哟，好像语境不太对劲，算了，你还是先别吃药了，跑步吧！”

然后，我扔了那些药，来到湖边。一星期后，腿不治

清晨五点半，简单洗洗脸，我就穿上跑鞋出发了。我要去的地方，是凌波湖畔。

凌波湖离我家不远，跑过望春门街，穿越地下通道，十分钟就到。

四月初，天还没有大亮。天空青蓝，湖水黑青，微风吹拂湖面，湖水漾起黑白相间的波光。湖边的树和建筑，在湖光天色间留下剪影。“你好呀——”对面跑来一个人，挥着手冲我打招呼，声音响亮带笑。我吓了一跳，以为碰见熟人，凑近看看似乎并不认识。那是一个老者，起码六十以上，他腰里跨着收音机，边跑边听音乐。我也冲他挥挥手，朗声道：“好！”这一秒钟的相遇让人愉快。

早起的心情都是好的，心情不好的，也会渐渐好起来。

比如我先跑过湖北面，这里有大片森林，是鸟儿们的天堂。鸟儿们睡了一夜，精神饱满，在枝叶间扑腾来扑腾去，呼朋引伴，鸣声清脆。有一种鸟，鸣声格外婉转，说不清是喜鹊、画眉，或者黄鹂。《幽梦影》里说的：“春听鸟声，夏听蝉声，秋听虫声，冬听雪声……方不虚此生耳。”当下我即在“春听鸟声”，在“不虚此生”。

春天多刮东南风，也只有在湖北北面，才能感受到湖水的气息。这腥气给我的感觉，差不多就是负氧离子的味道，让人神清气爽。我在湖边跑，每天都要想起《周易》、《周易》里说，湖为“兑”，河为“坎”。“兑”，悦也；“坎”，陷也。就是说湖让人愉快，大河充满危险。湖边清晨的跑步，是悦，是天人合一。鸟鸣、清风、快乐，是大自然对早起者的奖励。

我跑到湖西边，和那些高大的水杉树相遇。越过水杉林，我能看见一艘龙舟的剪影停泊在水面上。一个女子，在长椅边做瑜伽，湖面衬出她的蜂腰翘臀。她天天在。我们并不说话，也不问候，但她努力坚持的样子，还是无形中感染到了我，使我充满力量——她一定不知道，就像一朵花，并不知道自己的绽放会改变世界，改变其它生物的情绪。